二碗,安眠达旦,非复病夫之故态矣。予至是,益信经方。"尽管病人津液已耗,似乎不宜再用温药,但只要补充津液,然后再用经方,仍然有效。所以曹颖甫更相信经方。

"又记昔在丁甘仁先生家,课其孙济华昆季,门人裴德炎因病求诊于济万,方治为荆防等味,四日,病无增减,亦不出汗。乃招予往诊,予仅用麻黄二钱,桂枝一钱半,杏仁三钱,生甘草一钱。明日,德炎不至,亦不求再诊,予甚疑之。越日,德炎欣然而来曰,愈矣。"此医案表明,温病医家与伤寒医家同时治疗一个病人,伤寒方胜出。

上述三个医案,都表明在时方无法治愈时,用经方能够治愈。 在发展温病时,要丢弃伤寒的良方,曹颖甫认为是不可取的,"良 药弃而不用,伊谁之过,丢弃传统,甚为可惜","近世医家弃良方 不用,为可惜也"。

3. 论"江南无正伤寒"

因地制宜,因时制宜,是中医之长处,但是要掌握尺度,不能过分,不能笼统,要仔细辨证。

在温病学术发展后,形成了对伤寒学术的挤压,"江南无伤寒,夏月无伤寒",这个问题多处被提到。章次公说:"当今之世,薛叶学说盛行,胆小如鼠(自诩能得仲景遗意,于苏医曾加掊击之某新中医家犹如此)。用药又拘泥时令,于夏日炎蒸之际,几无人敢用生附子疗治霍乱——仲景之学,日就凌替,可胜慨哉!""昧者舍本逐末,拘泥于地域之南北,时令之冬夏,病名之寒温,以为用药之准绳,证候反不甚措意,如章虚谷、王孟英、吴鞠通等,其所著书,固执此说。"

章次公还说:"自有清中叶苏派学说盛行以后,桂枝之价值,遂无人能解。病属外感,既不敢用之解肌,病属内伤,更不敢用之以补中,不免有弃材之叹。余遇有麻黄证,惧病者疑麻黄之猛悍,辄以荆防代麻黄,而以桂枝佐之,亦效。盖桂枝本质原无发汗之能



39